

虚构的救赎

——异化视域下《人鼠之间》中的生存困境

胡婧璐

中国矿业大学

DOI:10.12238/er.v8i10.6519

[摘要] 《人鼠之间》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背景下，两位贫困潦倒却又彼此依存的流动农业工人——乔治与莱尼——从怀揣梦想、努力追寻到最终梦想破灭的悲剧历程。本文借助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发现乔治及其他农场工人在资本主义劳动体系中深陷异化状态，其劳动不仅与自身本质相疏离，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为了摆脱这种异化困境，乔治一方面努力攒钱以实现拥有属于自己土地的梦想，另一方面则通过与莱尼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结寻求精神慰藉。然而，由于这一梦想本质上具有虚构性与单向性，最终仍不可避免地走向破灭，揭示了个体在结构性压迫下实现自我解放的艰难与局限。

[关键词] 《人鼠之间》；约翰·斯坦贝尔；异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Fictional Redemption:
Survival Dilemmas in *Of Mice and 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ienation
Jinglu H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Of Mice and Men* tells the tragic story of two poor and itinerant agricultural workers, George and Lennie,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old dreams and strive for a better life, but ultimately their dreams are shattered. This paper applies Marx's theory of labor alienation and Fromm's theory of alienation to reveal that George and other farm workers are deeply trapped in an alienated state within the capitalist labor system. Their labor is not only alienated from their own essence but also intensifies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people. In an attempt to escape this alienation, George tries to save money to realize his dream of owning land, while seeking emotional comfort through his deep bond with Lennie. However, due to the fictional and one-sided nature of this dream, it inevitably ends in failure, revealing the difficulty and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 self-liberation under structural oppression.

Keywords: *Of Mice and Men*; John Steinbeck; alienation

前言

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文学的重要作家，1929年以《金杯》开启文学生涯，此后40年间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人鼠之间》是他第七部小说，于1937年出版并迅速获得成功。小说背景设定在大萧条时期的加利福尼亚州，讲述两个农民工乔治和莱尼的故事。乔治聪明但身材矮小，而莱尼虽强壮却智力低下，两人梦想拥有自己的土地。然而，莱尼因喜欢触摸柔软物体而屡次惹祸，最终导致悲剧发生。小说通过他们的经历展现了工人群体的苦难与梦想的破灭。

“异化”指主体在劳动中创造出与自身对立的力量，进而被其控制的现象。小说通过乔治与莱尼的视角，揭示了在

阶级对立和经济危机下的社会异化。乔治最终失去伙伴与梦想，陷入与他人相似的异化状态。结合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观点，可以看出小说中悲剧的必然性，反映了社会对个体的压迫与束缚。

1 异化困境的表现

《人鼠之间》中的流动工人没有自己的归属地，靠着到处奔波养活自己，尽管他们努力工作，但是社会所弥漫的冷漠与绝望包裹着每一个人，劳动不再成为幸福的源泉，也不再归工人所有，他们感到极度的无家可归和孤独，当整个社会陷入异化的境地之中，只剩下苦苦挣扎的绝望。

1.1 劳动异化：分离与失控

小说以莱尼与乔治历经艰苦前往另一处农场干活为开篇，他们“两人都穿着工装裤和配着黄铜纽扣的工装外套，戴着变了形的黑帽子，肩上扛着紧捆着的毛毯卷”^[1]，这是典型的工人样貌，在经济崩溃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流动工人，莱尼与乔治到处寻找新的农场。莱尼身强体壮，在领队骡夫斯林姆的眼中，“他差点把扛麦包的搭档给累死，没人能赶上他的速度”^[1]，更高的工作效率理应获得更多的工作报酬。但是，当坎迪询问他们拥有多少财产时，乔治坦言“我们两加起来有个十元吧”^[1]。国民经济学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按照这一理论和实践逻辑，劳动工人应该享有自身劳动所创造的绝对的社会财富，而不是被不劳动的资本家攫取绝对的社会财富。然而，现实却是劳动工人获得的只是维持其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财富。究其原因，在于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去依附资本家以求生存。所以，劳动者能占有多少劳动产品，与其自身的劳动并无多大关系。就像马克思所言：“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2]。

除此之外，小说中对工人群体的描述也充满着麻痹与空虚，乔治在与莱尼描述未来生活时提到，“在农场干活的人，是世上最孤独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家人，也不属于任何地方”^[1]。劳动理应是彰显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感到幸福与充实，然而，由于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再属于劳动者本身，而是被他人占有，这种劳动的异己性会使劳动者失去生产积极性，他们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就会导致劳动者与劳动活动之间的异化。劳动者在劳动活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所以工人们开始逃避劳动，一旦赚到钱，他们便去城里挥霍，到便宜的妓院待上一晚，或者在几个农场到处流连，领到工资便离开。他们没有归属也没有目标，不但无法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存在感，反而受到劳动所带来的压迫与折磨。劳动者无法自由规定劳动，因此，“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

1.2 关系异化：疏离与对抗

同时，小说中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疏离与冷漠，除了莱尼与乔治相互扶持外，其他工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不信任，由斯林姆的话总结，便是“没多少人会结伴出门，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很可怕”^[1]。价值、金钱，以及畸形的社会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所有人都有着自己的心思。他们不在任何地方作停留，也不与任何人结伴而行。无论是因瘸腿而困守在农场一隅的坎迪，还是因肤色受人歧视唯唯诺诺的卡鲁克斯，或是失去电影梦无人可诉的柯利的老婆，

孤独感弥漫在整个农场甚至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更为紧张的关系是阶级之间的对立，小说中关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主要有两处。第一处是柯利与莱尼和乔治之间的矛盾，作为农场主的儿子，柯利个子虽小，却充满底气，初见新工人，他便想要立自己的威严。乔治也明白他们与老板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所以一再提醒莱尼不要惹柯利，但是冲突最终还是发生，在柯利的主动挑衅下，莱尼失手压碎了柯利的手。另一处是柯利的老婆与工人们之间发生的口角，前一秒卡鲁克斯还强硬地要求她离开谷仓，但是她作为柯利的老婆，也拥有着决定工人去留的权利，所以柯利的老婆只是“轻蔑地看着他”^[1]，卡鲁克斯便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整个人看上去缩起来了”^[1]。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工人的劳动以及劳动产品是与工人相对立的存在物；工人的劳动过程同样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存在物，并且这一存在物完全被资本家占据。以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产生全面对抗现象。

2. 挣脱困境的尝试

在这样的异化困境当中，乔治却与其他工人不同，他不仅与莱尼有着深厚的友谊，两人还梦想着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在这个冷漠又绝望的社会中，他们无疑闪着希望的光辉。

2.1 梦想乌托邦式家园

为了摆脱非正常的异化状态，乔治与其他工人最为不同的一点便是拥有梦想。小说中乔治多次描绘梦想中的家园与生活，那是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有架小风车，有间小木屋，有鸡舍，有厨房，有果园……咱们可以养几头猪。我可以造个爷爷家以前有的那种熏炉，我们可以宰猪自己熏肉，熏火腿，做香肠什么的……那地方是咱们的，没人能解雇咱们。如果咱们不喜欢谁，就可以说‘给我滚’，上帝在上，他就只能滚出去”^[1]。

在这片土地上，乔治肆意地想象着自给自足的美好生活，他拒绝别人入城的邀请，努力攒钱，也一直小心翼翼克制自己与莱尼不惹出大麻烦。如此美好的生活也吸引了同样孑然一身的坎迪，他们一拍即合，畅想能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这部小说中，农场工人的生活毫无意义，漫无目的。这种无根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迫切地渴望一种安全的、更好的生活。除此之外，他们把希望留在梦想中。通过创造理想的梦想，他们有动力让自己的生活继续前进。为了挣脱无意义的现实，乔治为莱尼，更是为了自己构建了乌托邦式的家园，

这原本是为了安抚莱尼而编造的谎言，然而在一遍遍地重复当中，乔治也陷入了这种幻想，因为这使得乔治获得了希望与目标。

然而，美好的生活随着莱尼失手杀人而彻底无望，卡鲁克斯曾预言：“没人真能去天堂，没人真能得到一块地。那块地只在他们的脑袋里。他们整天说个不停，但那块地只存在于他们的脑袋里^[1]”。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工人群体的劳动都成为别人的所属，他们急切想要通过自由自觉的努力，按照自身意愿创造对象性的生产劳动，以确证自我本质。卡鲁克斯的话展现了工人群体的挣扎与无望，也暗示了乔治梦想的最终破灭，他“大概一开始就猜到了……只是他太喜欢听我讲，搞得我也以为说不定能行^[1]”。他最后被迫再度下降到动物水平，只为满足自己的基础需求而麻木活着，丧失追求自由的本性。

2.2 建立共同体式友谊

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弥漫着冷漠、不信任和敌意。但是乔治和莱尼却有着不可多得的友谊。即使是最高尚、最体贴的斯利姆也对他们的友谊持怀疑态度。正是他们的亲密关系使他们在别人眼中与众不同，也让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由于这种差异，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

事实上，乔治和莱尼的友谊已经建立了很多年。他们都出生在奥本，在莱尼的姨妈去世后，莱尼和乔治一起出去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友谊变得更加牢固，在任何逆境中都互相帮助和支持。莱尼由于智力障碍再加上身体强壮，经常惹出麻烦，而乔治常常不顾自己的安危保护莱尼不受欺负。小说一开篇我们就能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了解到乔治与莱尼之间共同体式的友谊。莱尼无法独自生存，他需要乔治的保护和指导。当莱尼像马一样大口大口地喝水时，乔治提醒他这样会生病；为了避免被农场主看出莱尼的问题而不接收他，乔治再三禁止莱尼说话，并为此与其他人斡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乔治都充当着监护人的职责，帮助并管教莱尼的言行。哪怕最终莱尼失手杀死了柯利的妻子，闯下了如此大的麻烦，乔治仍然想办法为莱尼开脱。

莱尼离不开乔治，乔治也同样离不开莱尼。乔治见惯了那些“只身在农场干活的人……那种日子过久了，人会变得卑鄙无耻，爱欺负人，总是想打架^[1]”。但是莱尼不一样，即使乔治跟莱尼恶作剧，让不会游泳的莱尼跳进河里，莱尼也会因乔治拉他上来而感激不已。这让原本孑然一身，恃强凌弱，孤独冷漠的乔治重新开始审视莱尼的本性，并开始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冷漠异化的社会中，拥有一段真心的友谊是罕见的，乔治因此无法离开莱尼，他已经习惯了莱尼的陪伴，他在精神上依赖这段友谊，所以即使甩掉莱尼能带给他更多自由，他也不可能舍弃他。

与莱尼的友谊成为乔治在这个冷漠社会当中的避风港，成为对抗异化的有力武器。然而，莱尼的最终结局却令人唏嘘，为了让莱尼不落入愤怒的众人手中，乔治一边为他编织美好的家园，一边掏出手枪杀死了莱尼。

3 失败原因

在经济大萧条的社会中，农民失去了土地，得不到庇佑与帮助，处于流浪和无根的状态。因此，他们没有归属感，在社会上找不到一席之地。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想过上体面的生活，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然而，冰冷的现实使得处于弱势的工人群体不断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压迫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和自我扭曲让他们的生活充满绝望的孤独感，在这样压抑的生活中，乔治不断在异化的世界中挣扎，企图摆脱这样绝望又麻木的状态。然而，无论是追求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还是建立真诚的友谊最终都失败了。

3.1 自我满足的虚构

“每个人都有他知道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他却花费一生的时间希望它可能成真。这既是我们人类的悲哀、伟大，也是胜利”^[4]约翰·斯坦贝克在一封关于《人鼠之间》主题的信中写道。乔治的土地梦想起源于对莱尼的搪塞。为了让莱尼能够乖乖听话不惹事，乔治编造了未来的家园。这个本就建立在虚幻的土地梦却在一遍遍复述中仿佛越来越真实，后来还吸引了其他工人的加入，将这个梦编织得越来越完美。但是，它的本质是虚假的，是为了逃避现实的自我满足，当柯利的妻子死亡后，乔治也意识到这个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尽管在乔治的一次次描述中，这个梦想之地越来越吸引人，但是细看之下，却充满着虚幻。首先，那片土地并没有真实可靠的地点，它只存在于乔治的脑袋中，当坎迪询问地址时，乔治说他“找一百年也找不到^[1]”，这就为这片土地的真实性打上了问号。其次，乔治对那片地方的描述是根据小时候的记忆编造的，他说“咱们再养一窝鸽子，让它们绕着风车飞。就像我小时候那样^[1]”。由此可见，那并不是一块真实的地方，而是乔治回忆小时候的画面。最后，乔治对那片土地的描述过于美好，他说“那儿有十公顷大”^[1]，有风车，果园，木屋，猪圈，农田，这简直是一处功能完备，拥有完整生物链的世外桃源，而这样一处土地却只要600元，这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

所以，这只是乔治自欺欺人的乌托邦式的家园，即使乔治与莱尼安稳度过这一个月，他们也无法过上他们幻想的生活，无法摆脱异化的状态。

3.2 无法消除的孤独

除此之外，他所建立的共同体式友谊最终也走向失败的结局。弗洛姆在分析现代人的异化状态后，提出了摆脱异化

的路径。在弗洛姆所确认的意义上，拥有健康的生产创造性社会性格的人“是富于建设精神且没有异化的人^[1]”。他们以“理性与爱”作为理解世界的两种形式，这也是具有健全人格的独立个体所必备的品质。个体用理性把握现实，用爱积极地建立起与他人的关联。在理解世界的基础上，同世界建立起生产性社会关系，在生产中建立各种社会关系就是“创造性活动”。富有创造性的个体必须以具有理性为前提，在自由的条件下，受理性指引得以合理利用自身的力量，确保精神处在非异化的健康状态之中。个体在创造活动中实现了对人之本性的充分认知。也因此有了从异化中解脱出来的可能，这是对人本身的生存矛盾性的确认。

而乔治所建立起的与世界的联系只有莱尼一人。他们虽然关系亲密，但是莱尼并不能够理解乔治的内心，他们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友谊。小说中多次描写乔治打单人纸牌，这暗示着他始终孤独的内心。莱尼在智力上的缺陷注定他们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隔膜，尽管他听从乔治的话，但他“唯一能记住的只有兔子^[1]”，甚至忘记了他的姨妈，只能记住有位太太经常送他老鼠。而莱尼的特殊让他成为在这个没有信任感的世界中可靠的倾听者，极力躲避他人的卡鲁克斯与柯利的妻子都情不自禁向他叙述自己痛苦的过往与挣扎的现在，这与乔治向他倾诉具有相似之处。所以，这并不是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社会关系，乔治在物质上维护莱尼，他们却无法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因为莱尼无法具有理性，也无法与乔治建立双向的关系。同时，乔治依靠莱尼完善自己残缺的人性，莱尼单纯真的本性是乔治所缺乏的，他通过莱尼寻求外在的补偿，而不是自身自发的健全爱人的能力。

在莱尼闯祸后，乔治亲手杀死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最

终回归到异化的状态，当坎迪问他后面的打算时，他说：“我会在这儿干一个月，拿到五十元，去某个差劲的妓院待一晚……然后我再回来工作一个月，再拿五十元^[1]。”这样的行为正是乔治之前所鄙视，想要改变与摆脱的。

4 结语

《人鼠之间》展现了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生存困境，揭示了人在异化环境中的无望与挣扎。异化是人类发展中的否定性现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必然性，但同时也极不合理。异化并非终点，而是为人的解放和实现准备条件。根据辩证规律，异化最终将回归，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通过社会进步、人与关系的协调，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完整，使人类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

[参考文献]

[1]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M].潘华凌,译.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2019.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Marx, Karl, Frederrick Engels.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1988.

[4]McCarthy, John. John Steinbeck[M].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80.

[5]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艺出版公司,1988.

作者简介：

胡婧璐（2000-），女，汉族，浙江绍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